

石达开进军涪州  
125周年纪念



涪陵文史資料选辑

第四辑

政协四川省涪陵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主 任： 刘忠礼  
总 编 辑： 方文博  
图 片 摄 影： 李建威  
封 面 题 字： 邹鲁滨  
封 面 设 计： 方文博  
校 对： 王敦文  
杨大利

---

### 涪陵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政协四川省涪陵市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涪陵市印刷厂印刷

1987年6月第一版 1987年6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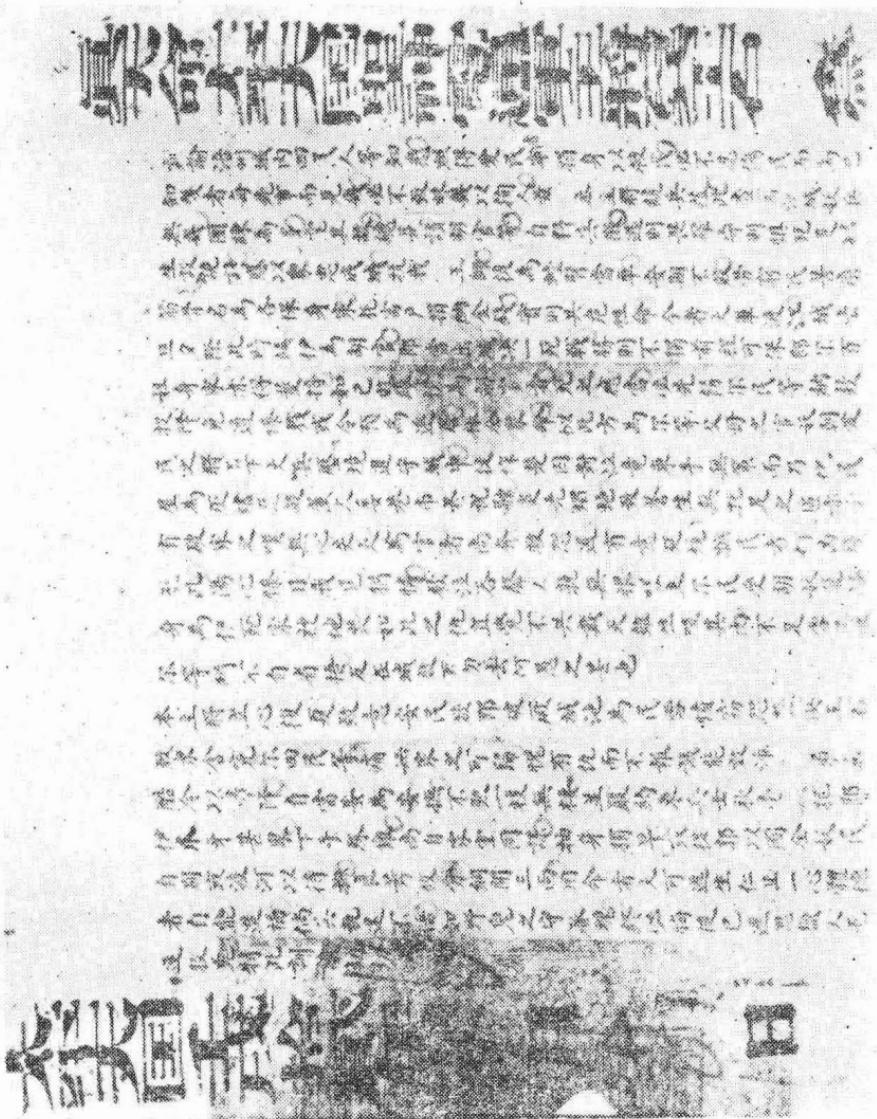
开本18.6×13 1/32

字数102,060个 印数1500册

---

定价：1.10元

△ 图为原件之影印件



●封面图片为涪陵望州公园之襄王台

△左图为小溪第二天生桥



下图为小溪烟雾洞中之溶崖峭壁△



# 涪陵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 目 录

### 纪念石达开进军涪州125周年

- |                |         |
|----------------|---------|
| 在涪举行学术讨论会..... | 李建威 (1) |
| 翼王进军涪州纪.....   | 刘忠礼 (2) |
| 石达开及其进军涪州..... | 方文博 (3) |

- |                |          |
|----------------|----------|
| 何叔衡与石大城夫妇..... | 杨通才 (17) |
| 胡成杰和涪陵兵运.....  | 冉光海 (23) |
| 骊珠楼.....       | 王宗藩 (45) |

- |                    |          |
|--------------------|----------|
| 徐邦道.....           | 散木 (48)  |
| 徐邦道在大连旅顺抗日之战中..... | 文德铭 (52) |

- |                    |          |
|--------------------|----------|
| 回忆省立涪陵中学.....      | 陶懋勋 (54) |
| 冯玉祥将军访高亚衡.....     | 段仲榕 (59) |
| 冯玉祥将军解决涪陵县中学潮..... | 杨大利 (61) |

- |               |          |
|---------------|----------|
| 何龙庆与交警旅.....  | 易明才 (64) |
| 志农部队始末记略..... | 唐治亚 (66) |

- |              |              |
|--------------|--------------|
| 小溪风光天下奇..... | 李建威 方文博 (70) |
| 麻溪河上明月桥..... | 张绍权 (81)     |

- 川剧表演艺术家竞华的故乡 ..... 孙宗棠 (82)  
萍萍在涪陵收徒 ..... 孔宪禄 (83)  
忆刘清良老师 ..... 孙宗棠 (84)  
涪陵的板凳龙和车灯 ..... 纪 桐 (86)  
  
抗日战争中的乌江航运 ..... 夏述华 (87)  
解放前涪陵的盐业概况 ..... 豫 生 (93)  
  
历史人物二传 ..... 薛 同 (129)  
梓城二女轶事 ..... 骆敬之 (133)  
  
关于八一三火柴厂史料的更正信 ..... 刘绍质 (135)

### 补白：

- “晚情诗社”及《晚情诗辑》 ..... 编 者 (22)  
涪陵至成都车船联运 ..... 戴家琮 (53)  
贊川陕六地市书法联展 ..... 李玉舒 (60)  
回靖黔 ..... 王敦文 (69)

# 纪念石达开进军涪州125周年 在涪举行学术讨论会

李 建 成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离开天京，挥师远征。于1862年（同治元年）3月下旬，屯精兵10余万于乌江东岸，连营二百余里。竖大旗于“插旗山”上，练兵于“营盘丘”田园，布下了攻克涪州城的阵势。

4月5日晨，石达开取道陈家嘴，磨溪等处险道，扎木筏枪渡乌江天险，一举攻占州城南郊的望州关、大梁子、仰天窝、黄泥坡等制高点。紧紧地围困了涪州城。与守城清军激战六日，撤围向川西进军。

为纪念石达开进军涪州，涪陵地、市建设部门，于1981年，在近郊荔枝乡大梁子修建望州公园时，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建造了：“翼王台”“翼王饮马池”和“翼王井”等富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性建筑物。并为石达开绘制了“饮马图”，撰写了“楹联”，凿制了“碑刻”。

坚持“不因成败论英雄”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由重庆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重庆师范学院太平天国史研究室、涪陵市建设委员会、涪陵市园林管理所联合发起，于6月11日至15日在涪陵市举行“纪念石达开进军涪州125周年学术讨论会”。邀请了北京、南京、广州、南宁、安庆、广西、贵县、贵州、西安、成都、重庆及涪陵地、市等有关专家学者及有识之士，

# 七律 翼王进军涪州纪

刘忠礼

农民革命太平军  
达开率师进涪州  
天京变乱危机起  
安定团结最紧要

揭竿金田反帝封  
转战西南建奇勋  
分崩析离失败终  
古今中外一理通

1987年5月25日

---

参加“纪念会”，广泛开展对太平天国特别是对石达开历史的研究，及太平军在涪州所产生的革命影响等为内容的学术探讨。在学术交流活动中，具体触及关于石达开的文物史迹、关于对石达开的评价、关于石达开进军四川的战略意义、关于石达开远征军为何放弃宗教迷信等方面的内容。《石达开评传》也将在此次会议上定稿，《太平天国辞典》也将增补与涪陵有关的辞条，《太平军在涪州的史略》初稿也将审定。

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会”的举行，进一步丰富了望州公园有关“翼王台”的文物史料，并为筹办“太平天国陈列室”打下基础，对提高涪陵的知名度、促进涪陵旅游事业的发展和涪陵的两个文明的建设起到一定作用。

1987年5月18日

## 纪念石达开

# 石达开及其进军涪州

方文博

翼王石达开进军涪州，迄今已有125载了。为此，重庆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重庆师范学院太平天国史研究室、涪陵市建设委员会、涪陵市园林管理所联合发起并组织了“纪念石达开进军涪州125周年学术讨论会”。笔者应邀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所递交给讨论会的有关论文另发，这里只将石达开其人及进军涪陵的史实略述出来，以供读者对其人其事有个大致的了解。

石达开，广西省贵县人，父名昌辉、母周氏，家处小地主或富农的经济状况。洪秀全到广西传教，来到了贵县赐谷村。赐谷村旧志属郭东二里，新志属庆丰乡，东界桂平县，北接武宣县。石达开的故里奇石墟那邦村即在赐谷村的北邻。所以，洪秀全得闻石达开的英名，乃与冯云山一起去密访他，共图革命。他们告诉石达开说，上帝是天父，天兄是天父的太子耶苏，天王洪秀全是天父的第二子，冯云山是天父的第三子、杨秀清是天父的第四子、韦昌辉是天父的第五子、肖朝贵是天父的第六子、石达开是天父的第七子。杨、肖、冯、韦、石都是恭承天父亲命，下凡来辅佐二兄洪秀全的。石达开于是倾家赴义。

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洪秀全率众在

广西桂平县金田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同年3月23日（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登极称天王，并封五军主将。年仅二十岁的石达开被封为左军主将。12月21日，（咸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天王诏封石达开为翼王。

1853年3月19日（天历癸好三年二月十四日，咸丰三年二月十日），太平军占南京，29日洪秀全入城，建都，改称天京。石达开于是年八月奉令出巡安庆。所到之处，问民疾苦，布展新猷，安徽人民称道是重见天日。1854年秋（天历甲寅四年，咸丰四年），太平天国手中的战略重镇，天京的屏障武昌失守，曾国藩率兵分水陆两路，从湖南岳州杀奔江西九江而来。九江是天京的另一重要屏障，一旦有失，就会严重威胁天京。于是，天王急命达开督军赴援。达开兵到湖口，而敌军水师已经越过九江来犯。达开率各将领登高窥望敌情，看见敌人船阵严整。快蟹、长龙大船居中指挥，舢舨轻舟往来迎战；船上大炮多系西洋铁炮，较之土炮的火力要精利得多。各将见状颇呈惧色。经达开仔细分析观察，发现了敌人的缺点和败形，计划于心，定下了破敌良谋。

达开一面自住湖口指挥，一面分兵扼守小池口，与九江形成犄角之势。但只坚壁高垒起来不和敌人决战。又夜夜暗暗派兵沿着长江两岸击鼓，鼓声振天。又令向敌船密射火箭，并派小艇将火球于江中四面抛掷，弄得敌军夜夜惊扰，惶惑不安。如此相持一月有余，敌人疲惫已甚，而求战之心更切。这时达开却故意撤开湖口守兵，以诱敌进入鄱阳湖中。清军果然中计，待敌水师舢舨轻舟战斗船只一百余号悉数冲入湖口之后，便立即指挥军队把湖口水卡堵塞，入湖敌船一只也出不来了。留在外江的快蟹、长龙大船，又笨重难行不堪战斗。达开用小划

乘夜向其火攻，烧毁敌船四十余号，敌人战败退守九江。1855年1月，（天历甲寅四年十二月，清咸丰四年十二月）达开乘着月色暗昏，以三十余号小划偷袭敌人，火烧敌船十余号。然后集中围攻敌帅曾国藩的座船，杀死管驾官刘成槐，曾国藩险遭生擒。清军水师溃散，达开乘胜西追，于2月攻克武昌。

是年9月，敌军再次水陆两进，反攻武昌，达开审时度势，决定避开九江、武昌城下决战，而进攻敌人所必救的地区江西。因为若得江西，则敌人根本动摇，九江、武昌的敌人将不攻而自退。而且得了江西，则东南各省都可联为一气，长江之南将全为太平天国所有。因此，达开命韦俊严守武昌，他自己则督援军于10月从湖北通城进攻江西。大军所至，沿途吊民伐罪，人心爱戴，江西八个府城，五十多县，都望风归附。此计果使曾国藩撤围九江之军回救江西，接着又撤进攻武昌东路之军回援江西，但都无济于事。仅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江西省几乎尽归太平天国所掌握。

1856年（天历乙辰六年，咸丰六年），自建都天京以来，酝酿了数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始于以互相火拼的形式爆发起来。是年8月中旬（天历丙辰六年七月中旬，咸丰六年七月中旬），杨秀清进逼洪秀全封其万岁一事，直接成为事变爆发的导火线。是年9月1日（天历丙辰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咸丰六年八月三日）深夜，韦昌辉奉密诏回抵天京，即夜率三千人围杀东王杨秀清。这次屠杀，使杨氏部属五六千人惨遭杀害。当时，石达开尚在武昌洪山督师，他同丞相曾锦谦、张遂谋等人，于是月中旬赶回天京，谴责北王和顶天候不必诛连多人；而妄行屠戮许多无辜兄弟。及至达开发觉他自己也要遭毒手，才急忙召集所属，乘夜打开血路，吊城由小南门

而出。此时距他回京不过数小时之久，足见形势何等之紧张。

脱险后的石达开，将武昌洪山军调回，集合了足用和可靠的兵力，约有四万之众，于11月8日（天历丙辰六年十月二日，咸丰六年十月十一日），自安庆渡江至泾县境内，东讨韦昌辉。但因豫天候陈玉成与清军邓绍良等在宁国府（宣城）作战不利，而于20日自泾县移洪山之军至宁国。在这里，他得到了天王自天京解来的韦昌辉首级。遂于11月28日（天历丙辰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咸丰六年十一月一日）前后回到天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大家喜其义气，推为义王，石不肯受。最后，由天王洪秀全加封他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

石达开的辅政，在当时说来，还是比较合适的，他为革命军人所拥护，反革命也最怕他，他的将才，受到中外人士的一致推崇。从革命事业来看，应当说是得到了自杨秀清之后的一个较好的总揽全局的人才。

在石达开辅政期间，基本上稳定了太平天国因武昌失守所引起的不利的军事形势。他所规定的攻守兼施的战略，在东线坚守句容、溧水，西线坚守九江以下的长江水道，西南坚守江西、但在皖鄂边境大别山区则实行进攻，这个战略部署是完全必要的。进攻是胜利的，军威及于鄂东；坚守也是成功的，城乡据点虽有少数失守，但军事重镇如九江、瑞州、临江、抚州、吉安、句容、溧水等地，没有一个被敌人攻下。这种攻必克，守必坚的军事局面，使太平天国虽经分裂，但军事形势上基本上是稳定的，政治局面也是得人心的，依然表现出它是一个强有力的，生长未艾的国家，它的前景是充满希望的。

但洪秀全与石达开他们两人之间的团结问题没有得到正确

解决。致使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在第一次分裂之后，又重新发生分裂，而且是较之第一次更加严重的分裂。

石达开本人，自负于他自己一系列的军事上的成就，满足于群众对他的爱戴和推崇，滋长了目空一切的骄傲自满情绪。洪秀全给过去分裂的惨剧弄怕了。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他加封他的大哥洪仁发为安王，二哥洪仁达为福王，使主军政；对石达开则终疑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慢慢的把石达开的军事指挥权也夺了。而已掌军政大权的洪氏亲族，他们不仅不能与石达开合作，反而互相结怨，进而达到阴图戕害的程度。天京险些又重演上年的不幸悲剧，于是石达开由天京南门出走。

1857年6月2日（天历丁巳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石达开由铜陵渡江，走往江北，并在沿途贴出了如下布告：

为沥剖血诚，谆谕众军民；自恨无才智，天国愧荷恩。  
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上可对皇天，下可质古人。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自谓此愚忠，定蒙圣君明。乃事有不然，诏旨频降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徒，勉报主恩仁。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惟期妖灭尽，予志复归林。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达开的这篇布告，对当时太平天国军队起了极重大的迷糊视线的作用。他们大部分不能清楚地整体地分析革命前途，只是激于一时义愤，而带了部队随达开出走，此次远征给太平天国造成了极为重大的损失，是太平天国最严重的一次分裂活动，也是太平天国由飞跃的胜利发展，一变而为走下坡路的起

点。

1858年3月（天历戊午八年二月，清咸丰八年二月），达开从江西入浙江。7月入福建。8月，移军分进江西、闽南。1859年（清咸丰九年）1月，达开从江西、南安两路西攻湖南。并想从湖南间道进入四川，取四川做根据地。由于宝庆大战不利，7月，改道回至广西。

自达开脱离天京以后，虽然所带计数十万的太平天国最精锐最雄厚的军队，终也是一支没有基地的孤军，作战上就难免不处处陷于不利的地位。这时，达开又专听元宰张遂谋策划，到攻克广西庆远后，虽然太平天国的旗帜未变，但是对太平天国的官制礼文却做了许多更改，这些行动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对于石达开的分裂行为而造成了不利的军事情况也使群众逐渐觉悟。因此，到了1860年（清咸丰十年）2月，旗宰辅余忠扶统下官兵，率先起义，回归天京。群众的这种正义行动冲破达开的种种阻挠而不断有所扩大。石达开的六部尚书参护、承宣、仆射等官以及其统下的部队都纷纷起义。最后剩下的彭大顺、朱衣点、童容海、吉庆元、汪海洋等统下数十万人，他们劝说达开回他的家乡贵县一带，招募兵丁，然后回师到天京去。但达开回到家乡后，便表示要隐居山林。汪海洋、彭大顺、童容海见达开坚持错误，也就誓师起义回到天京。

众叛亲离使石达开心灰意冷，待要隐逃深山，清朝统治者又决不放过，同时还在四处悬赏严拿，无处藏身。这时石达开得知了李永和、兰大顺已在四川起义，于是在广西募集数万人，企图乘机再图四川，与李、兰会师，

1962年1月31日（天历辛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咸丰

十一年正月初二），石达开率部入湖北来凤，2月20日（天历壬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自湖北利川到四川石柱厅。3月7日（天历壬戌十二年二十六日，同治元年二月七日），石达开以宰辅赖汶洮为先锋，率兵二十万余人，进入涪州乌江的东岸，连营达二百余里。

石达开攻涪谍报，频频传至涪州，涪州知州姚宝铭一面上书向四川总督骆秉章求取援兵，一面与邑绅、前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周煌之曾孙周增裕一同谋划，加紧民团训练，加强防御措施。同时请出回涪省亲的参将徐邦道，以防石军事委之。徐邦道把原有民团编为十个大队，每队头目，由他随行亲兵分别担任，进一步加强了防守训练。姚宝铭和周增裕多方筹集粮响，以为后济。

四川总兵骆秉章又派道员张长毛（绰号）来涪增援。张长毛带兵数千，船数十，于乌江沿岸布防。又有江津、巴县、綦江、南川及涪州人资粮撑棚协助，江防自涪陵州城至羊角碛以上，连营二百余里，与石达开部隔江抗衡，防石达开率兵西渡。

徐邦道又每日率骁劲数十人，渡过乌江，从抵塘上凉水铺，折而东北，下刘家山及群猪滩一带巡守。一天，石达开前锋黑旗队数百人，自凉水铺大溪东的小径，向涪州行进，与徐邦道发生了遭遇战。徐邦道寡不敌众，且战且退，部下伤亡甚多。徐邦道亲自殿后掩护余部通过石桥，自己还未过桥，归路已被石达开部所截断。于是退走下游，跃马过溪，三名亲兵附其马尾亦得过溪。徐邦道收拾残部至乌江岸边，将乌江东岸的船只悉数驱往西岸停舶。午刻，石达开大部进到涪州城的乌江对岸，竖大旗于插旗山上，蜂屯蚁集不下数十万众，并以半山腰设立防线。徐邦道虽每日率部过江攻打，终因寡不敌众，且

是仰攻，不能得利。如此相持了十多天。

据徐邦道估计，石达开必将西渡乌江，围困涪陵州。州城一旦被围，将樵汲救援皆绝，孤城一击即破。于是让姚宝铭采纳了他的建议，就是限三日之内，将城外居民悉迁入城（不迁者处以军法），并把靠近州城的庐舍肆廛全部焚毁，撤其墙垣砖石，修筑水城。水城由州城南门外三炮台起，西北折下龙舌街与长江相接；水墙的东面，由州城东门外，自奎星阁城根起，东下皂角湾至铁炉嘴迄乌江，州城原有五门全部包括在水城之内。水城于1862年3月28日（天历壬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同治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完工。

1862年4月1日（壬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同治元年三月初三），石达开避实就虚，在彭水界内渡过乌江，突进至冷水关（现属南川）。张长毛所部崩溃，二百余里的江防倾刻瓦解，兵船退泊涪州水城之内。溃兵毫无纪律，居民出避他处者，必被截其财物妇女；城内居民去汲取江水者，每担必索钱一千文。所以城内太平池水、泮池之水，皆被汲尽用绝，百姓苦不胜言。幸遇一连五六日的大雨，百姓接檐滴水以食，人心稍安。

当月5日（天历壬戌十二月二十四日，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晨，石达开从陈家嘴、夏家嘴两处，扎浮桥抢渡乌江成功，将涪州城围困。包围圈以城南黄泥坡为中心，东折过石嘴、仰天窝，下火炮铺、半边街、盐店嘴抵乌江；西折六郎街、演武厅，迤北至龙王嘴抵长江。这黄泥坡、仰天窝是制高点，完全能够鸟瞰全城。离城间距不过数十丈。时时以铳轰击城中。州城处于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重情势。

城中也相应加强了防守措施。徐邦道命令城中除妇孺外，

人人都要登陴守垛。每人一垛，备有砖、瓦、石头、灰罐。又十垛为一牌，设正副牌头二人监督。还砌灶置釜熬煮便溺，以备石达开部攻城时作反攻之用，并规定守城军民时喊口令，上下应和，不许停止。靠近东南方向的城垛守者隐藏垛下，以避太平军火铳的袭击。夜晚，城内燃烧草低，由洞掷出城外，并探头查看动静。日中夜半轮班守城。徐邦道，姚宝铭率领亲兵紳团巡逻督战。

石达开在加紧军事攻城的同时，向州城投射箭书一道，是企图瓦解城内居民而开展的强有力的政治攻势。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晓涪州四民谕：

真天命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石为训谕涪州城内四民人等知悉：

照得爱民者，宁捐身以救民，必不忍伤民而为已；知几者，每先事而见，必不致昧几以徇人。

兹本主将统兵莅此，查尔涪城妖兵无几，团练为多。究其故，总是该胡官等自料兵微，逃者畏罪，守则惧死，是以生施诡计，惑以众志成城，抗我王师。徒为螳臂挡车，安得不败？劳穷民，苦磨筋骨，名为各保身家；耗富户，捐纳金钱，实则共危性命。

今者，大军渡江，城亡旦夕。际此时候，伊为胡官，即当出城，决死一战，胜则不独前程可保，即尔百姓亦得保护。如已败绩，伊为胡官者，死之应当；必先饬尔民等，纳款投降，免遭惨戮；或令预为迁居，保全众命。似此，方为尔等父母之官，妖朝爱民之将。目下，大兵压境，退守城中，徒作楚囚对泣，竟束手无策，而乃化民房为灰烬，恶焰熏天；委巷市为祝融，炎光触地。致苍生无托足之区，赤子有破家之叹。无心失